

趙鑫珊 文集

學林出版社



Zhao Xinsan Wenji Xuelin Chubanshe Zhao Xinsan Wenji Xuelin Chubanshe

人生是条航船

《文集》自序

人生苦短。甜短，连苦也短。在短字面前，人人平等。

自 1985 年我的处女作《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发表以来，到 1997 年，我的著书立说生涯已经走过十三个春秋，出了二十二本书，现在该是回过头做个小结的时候了。

十年前我就说过，我是一列晚点的慢车。十三年来，我日夜开足马力，兼程赶路，现在总算赶过了许多，把失去的时间夺回了大半。

明年(即 1998 年)是我的“退休”年。我的《文集》出版刚好赶上这个分界线，也算是巧。4 月 2 号是我六十岁生日，这套文集既是自我庆贺，又是我对母亲的最好怀念。

我是退而不休。我的写作要截然分两个时期：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

我有幸用我的《文集》来跨世纪。同各位读者一道迈进二十一世纪更是一种幸福。我们都是生逢盛世。

二十一世纪是什么世纪呢？

谁能说清楚？谁能预测？谁能一言以蔽之？

我看二十一世纪是“世界哲学”的世纪。我们将面临一些最紧迫的世界性问题，比如水荒和全球沙漠化。

世界哲学不是关心与个人或某个民族有关的局部真理，而是关心与地球上的全体人类(包括所有生物)和一切民族有关的普遍世界的真理。

“世界函数”便是“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圆周长 $C = 2\pi R$ 正是一个“世界函数”。因为它放在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战争哲学的探讨也是“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进入二十一世纪或在我六十岁以后的时期，我的写作内容或主题将是“世界哲学”。

这套文集的出版恰好是我六十岁以前的小结，有承上启下的意思。之后将掀起创作的另一个新高潮。我这样做，自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种种原因和顽强理由。

这样做，是要有相应的心态和勇气的。

一般来说，六十岁是开始步入安度晚年，冬日蹲在朝南墙根晒太阳或牵着外孙逛公园的生命黄昏时期。一个人要在这样的年纪再次壮心不已，“冲锋陷阵”，将风雨雷电、山水崖谷，或怨恨思慕、喜怒哀乐等天地事物之变，一寓于书，怎不要有勇气？！

一句话，我还没有话够。我不能在六十岁就被明朝江南才子冯梦龙说中：“剑老无芒，人老无刚。”

这套文集包括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这两大部分。不过在编选过程中，我也体验到了一种取舍的痛苦——选择的痛苦。

谁有选择，谁就痛苦。

要从五百多万字的作品中挑选出一百万，怎么不会产生痛苦、为难情绪？

在挑选过程中，我努力想使这一百万字基本上能反映出我的全部作品的大致轮廓。

此时此刻的我，猛然发觉写作原来是我同世界的一个怎么

也扯不断的中介物或纽带、桥梁：

我→写作→世界

拿掉“写作”这条纽带，我同世界便失去了联系，我顿时就成了天地间一个漂泊的、失去了意义和目标的浮游物。

这套文集无非是上述这条链的明证。

其实，人生在世，都有这链，各各殊异的只是不同的纽带，不同的桥梁，不同的中介物。

农民同世界的纽带是土地；放鸭的专业户同世界的纽带是池塘里的鸭群；老师同世界的纽带是课堂里的学生。

人该有个志向。有志向的人才是不老的。我的志向是力争做个大磨盘，上盘是文科，底盘是理科，中心轴是哲学，推磨的动力是对世界人生形而上结构的好奇、惊讶和满腔激情。试着将一些世界问题碾碎，最后流出的应是类似于散文诗的段落和句子。

文集收入的文字便是一头忠实的毛驴在这十三年（1985—1997）日夜推磨流出的主要“产品”。这是我一生最值得留恋的岁月，它必然地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我是三更暂眠，五更复起，真是无日不动笔，即便是在巴黎的小客栈，布鲁塞尔的鸡毛店或德国的林中小道，我也没有放下我手中的笔。

我经常收到读者的信。有的是批评，缺优点三七开；也有深表与我共鸣、拍手叫好的。我想起明朝吕坤有言：“闻誉我而喜，闻毁我而怒，只是量不足。”

在来信中，不少读者甚至直接汇款给我，要求搜集、买齐我所有的出版物。这可难为我了，我无法满足这些热心读者的真挚心愿。也许，今天这套文集多少可以弥补一直令我不安的这个遗憾。

我要谢谢这些读者和学林出版社。他们看得起我。没有他

们的鼓励，为我壮胆，文集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在人生旅途匆匆走过留下的一串脚印：浅的，深的，歪的，斜的，跌跌撞撞，都有。

生命的太阳早已偏西，但还不是夕阳衔山时分。我回过头去收集我的脚印，仅仅是为了鉴往可以昭来。

还在筹备、设计、规划将来的人，说明心是年轻的。

中国古人把文章看得很广大，很重：“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是也。”

若按这个有关“文”的定义，我这套文集还有一段距离。

《文心雕龙》有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

我很推崇古人这一见解和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诗人。我主张广义诗人：哲学诗人、数学诗人、音响诗人、用砖木和石头写诗的建筑诗人……

诗人在流连万象——残阳、落日、秋风、秋霜、河海、川泽和山岳……之际，要突出一个“情”字。学术著作也不能欠缺一个“情”字。即便是一部有关数学哲学或量子物理哲学基础的著作也当有一个“情”字一以贯之。

我的文集主题不外六个汉字：科学—艺术—哲学。用中国古人的术语来表述仅“天地人”三个字，共十二画。

我是中国人，汉族。祖先是汉人，汉化人。然而汉化人认为，对天地大美的观照、欣赏才是人生最大享受。董仲舒有言：“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我想把这句话写成一条醒目的黄金链：

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这链，惊耀世界，逻辑缜密坚固，淋漓尽致，极矣！后人无以加矣！它应是我的文集的总标题，也将是我生命第二个创作时

期的主旋律。

最后，我想用我在 1993 年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写下的一首短诗来描述我今天的处境或心境：

人生是条航船

让
风留给帆
方向留给舵

船长站的位置
留给我

1997 年 9 月

目 录

人生是条航船

- 《文集》自序 (1)

科学·艺术·哲学断想

(1985 年)

- 天文学与哲学的用途 (3)
艺术世界的空筐结构 (10)
从美学角度看数理科学 (14)
大自然是节约的还是浪费的? (21)
从哲学角度看科学 (25)
从磨盘流淌出来的点点滴滴 (29)
从哲学角度看外星人与地球人的接触 (62)

哲学与当代世界

(1987 年)

- 序言 (69)
从事物的定义看哲学 (75)

人类为什么需要哲学？	(83)
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	(86)
太阳说：“人啊，莫忘根！莫忘本！”	(96)
哲学应给人以美感	(99)
在诗歌与科学之间波动	(103)
充满希望的旅行比到达目的地更好	(142)
哲学的诗意	(145)
“向前进，你就会产生信念！”	(148)
哦，美丽的“白日梦”！	(151)
哦，小气候！	(154)
“哀莫大于心死”	(157)
自然科学的伦理价值	(159)
勇气和力	(162)
当代哲学的苦闷与当代哲学创作	(164)
哲学智慧比具体知识更重要	(168)
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	(171)
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176)
哲学的将来	(178)
零星的哲学思考	(184)

哲学与人类文化 (1988 年)

序	(273)
存在与生命	(278)
人生即选择	(281)
哲学教授与哲学家	(286)

苦涩的酸果与哲学的苦涩.....	(290)
“按费力最大、收获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 (290)
不能兑现的巨额“空头支票”.....	(293)
哲学的定量化问题.....	(294)

从德国古典“文化群落”框架看贝多芬音乐 (1988年)

贝多芬——音响艺术王国的西西弗斯(序).....	(299)
我与贝多芬音乐	
——发生在潜意识深层的朦胧故事.....	(319)
德国古典“文化群落”及其结构.....	(337)
何谓“植物群落”?	(338)
何谓“文化群落”?	(339)
德国古典“文化群落”及其结构.....	(342)
音乐和哲学都是带电的	
——贝多芬本人论音乐和音乐创作的本质.....	(358)
音乐是一种哲学思辨的语言	(358)
贝多芬音乐与中国古典音乐美学	(382)
贝多芬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美学	(387)
“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康德!!!”	
.....	(400)
康德哲学拓展了贝多芬的精神世界	(406)
贝多芬的上帝观念与康德的宗教观	(422)
贝多芬的音响化哲学体系与康德的 抽象思维哲学体系	(447)

东西文化比较中的莫扎特音乐

(1996年)

欣赏莫扎特音乐的最佳时间和地点	(475)
唱片里的莫扎特	
——三重的感恩	(478)
莫扎特哭和哭莫扎特	(480)
音乐与文学	(488)
莫扎特之魂的立体几何图形表示	
——作为共济会会员的莫扎特	(492)
莫扎特身上的自助意识	(495)
莫扎特身上的互助精神	(498)
处在根本无助困境中的莫扎特	(501)
决不可能有个文盲的莫扎特	
——莫扎特的文化教养问题	(504)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莫扎特长年的旅行演奏生涯	(515)
马上续残梦，马嘶复惊醒	(515)
十八世纪的交通和道路	(516)
走出萨尔茨堡	(517)
巴黎和伦敦之旅	(520)
意大利之旅	(523)
莫扎特音乐与音乐地理学	
——沿着莫扎特当年乘坐马车走过的道路	(528)
上帝·大自然·童心	
——莫扎特心目中的上帝的涵义	(535)
泛神论	(535)

莫扎特的泛神论和贝多芬的泛神论	(539)
康德·贝多芬·莫扎特	(544)
来往天地间，人皆有别离	
——莫扎特用二十七首钢琴协奏曲写自传	(547)
黑格尔的意识发展史学说和莫扎特钢琴	
协奏曲的创作分期	(549)
九岁志于学时期	(550)
十九而立时期	(552)
二十五而不惑时期	(556)
三十二而知天命时期	(568)
天涯飘零，衰草逢春	
——莫扎特的四首圆号协奏曲	(671)
十八世纪西方乐器的进化和莫扎特音乐创造	(578)
十八世纪欧洲精神与莫扎特音乐	(586)
什么是欧洲精神？	(588)
可怕的魔鬼	(589)
可爱的天使	(590)
约瑟夫二世皇帝的改革	(592)
呈建筑结构对称美的莫扎特音乐	
——欧洲古典建筑与莫扎特音乐	(595)
莫扎特音乐与古希腊罗马建筑	(596)
莫扎特音乐与哥特式建筑艺术	(598)
莫扎特音乐与巴洛克、洛可可建筑艺术	(602)
时代心理症性格反映	(606)
“鸟归残照幽，钟断细泉来”	
——莫扎特的慢乐章和唐诗里的钟声	(610)
两种语言，同一种形式结构	(611)

既入世又出世	(618)
当莫扎特在创作的时候,清朝乾隆时代的 知识分子在做些什么?	(623)
海顿·莫扎特·贝多芬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大星座	(627)
莫扎特和巴赫父子	(627)
莫扎特和海顿	(629)
莫扎特和贝多芬	(632)
天鹅或雄鹰	
——莫扎特或贝多芬:谁更伟大些?	(635)

科学·艺术·哲学
断 想
(1985年)

天文学与哲学的用途

今天，中年和老年知识分子很少有人再去回忆那几年精神倍受折磨的干校生活了。至于我，恐怕是个例外。因为我在辽西海滨的一所干校度过了六年“牧童短笛”的生涯，那一百来头散食于山坡绿草地的驯服的绵羊，那海上暴风雨起落全过程的壮观景象，以及放牧归圈后，我躺在山间小溪旁的岩石上看第一颗大星星突然镶嵌在深邃的天幕上所感到的激情，如今都已成了我心中风雨不蚀的记忆。

是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身处逆境，那万古不语的星座曾给我带来过多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鼓舞和安慰！

我想，天文学除了它的实用价值外，还有一种精神上的价值。因为我既不是气象学家，也不是航海家，所以天文学于我，只有精神价值——超尘拔俗、清心解忧的价值。

我想，在紫金山天文台每天夜里用天文望远镜窥探几十亿光年外星系的高速运动，穷天象之奇，探宇宙之秘的科学家，是决不会像我这样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为小小的得失而烦恼的。

我想，心胸常有一根天文尺度的人，定能免去许多人生的苦恼，甚至还会有助于根绝核战争，如果世界大国的政府首脑们经常仰观秋夜庄严、肃穆的星空，俯察进入宁静梦乡的地球的话。

人的身高一般总是介于一米五至二米之间。所以，人的伟大与渺小，并不取决于身高，而取决于他心目中所追求的对象的

大小。

人是在所追求的对象上面意识到他自己的。

你追求什么，你的本质就是什么。

老子毕生所追求的目标是常道：“道，可道，非常道。”

为了较好地把握“常道”的涵义，我们不妨联想到现代物理学中几个极重要的普适常数（英文叫“the universal constant”，或译成“万有常数”）：万有引力常数、普朗克常数、光速、阿伏伽德罗数、气体普适常数和电子电荷等（我想，作这种联想和比较，对现代哲学和物理学研究都会有所启发的）。也许，老子的“常道”，就伫立在自然界这些普适常数的后面。

爱因斯坦毕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建立适用于永恒的方程式，寻求自然规律的内在一致性、逻辑上的简洁性和优美，以及自然界的统一结构。临终前，他感到他在地球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且一再对他女儿说：“我在这里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可见，人所追求的对象就是人所显示出来的本质。

李白写过一首《独坐敬亭山》的诗：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我想，天文学于人们的精神价值，就像敬亭山于李白的价值。它的用途，是使我们挣脱“小我”的牢笼，把自身从一切利害得失和鼻子底下的事（包括生老病死）提升到宇宙的空间和时间的尺度，使自己与广阔浩淼的宇宙精神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大我”。

永恒、无垠的宇宙，以及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天文学，其所以有它的独特精神价值，就在于它自身的壮丽、宏伟和浩大。

仰观并凝神默想秋夜星空的人，定会觉得人体的渺小和他思想的伟大：他的躯体只是一丁点微不足道的尘埃，而他的思想一闪念却具有浩博雄浑、超越光速和囊括宇宙的伟力。

天文学及其对象，无疑会使我们忘却鄙近，并造就我们“穷乎天地之际，察乎阴阳之妙，远求乎千载之上，广索乎四海之内”的浩大胸次。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唯胸次浩大，才是真正受用。”——笔者虽然渺小，但常师此语，自得宽慰不少。

宇宙中的物质(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使之消灭，在宇宙中，它是一个恒量。

但是，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奇心仍然要发问：物质(能量)第一次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第一次创造物质(能量)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而连续、多次被创造则是绝对禁止和荒诞不经的呢？

——啊，我们居住的宇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物质世界！

我想，上述问题恐怕就是科学的研究的极限吧。我是深信有极限的。

科学并不能保证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最后的答案。但是，夜深人静，当你仰观天象，脑海里突然冒出这类问题的时候，你的精神便会骤然升华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人生境界。

哲学研究的用途，同天文学的用途是相似的。

哲学第一个(主要)用途，是它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力量。因为哲学的精髓和生命力，就在于它的革命和批判的性质。或者说，哲学的功能是提出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是解决具体的问题。